



百家笔会

记忆深处,故乡的端午节藏在悠悠艾香里。

“五月五是端阳,插艾草,挂香囊,五彩线,手腕绑,吃粽子,蘸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一提起这首端午童谣,仿佛那股艾草香就萦绕在身边。

艾草是家乡的福草,也是儿时的记忆。记忆里,端午这天,奶奶一大早就去荒野地里采艾草。那时候艾草不值钱,集市上也很少有人卖,即便有人卖,买的人也很少。那个年代,在父母长辈的观念里,田里的东西花点时间和精力就能得到,这些是不用花钱的。奶奶采摘了艾草,挂在门上,两手比划着,嘴里振振有词。挂好艾草,奶奶又去田里摘一些杂草,以艾草为主,熬一锅百草汤。烧好百草汤,盛在大浴盆里,让我和弟弟洗澡。奶奶说这汤防病驱邪,泡了澡的水很脏,奶奶也舍不得扔,她接着泡,当时觉得奶奶真有意思。

所有端午习俗中,最富于静态美和温馨气息的莫过于制作五彩香包。黄昏时分,奶奶坐在院子的枣树下给我们缝制香包,散发出阵阵艾香萦绕着小院。在那五毒尽出时节,奶奶说这是防蚊子,也是驱邪避毒的神药。

奶奶最拿手的是包粽子,红枣粽是奶奶的“独门绝技”,奶奶喜欢看着我们吃着粽子聊着梦想,那些梦想是奶奶不懂的。如今的孩童都已进入中年,年少的执拗,也所剩无几。很多梦想都藏在心里,无从说起,即便说起,也词不达意,就像端午的粽子,

只记得奶奶的粽香。

奶奶去世后,每年五月五,采艾草,包粽子,就由母亲接替了。不过母亲不会讲奶奶那些神奇的故事,也没有奶奶虔诚的膜拜。每次问,为何端午要挂艾草、吃粽子?母亲总是说:“你奶奶传下来的。”

在记忆中,端午是奶奶手中一针一线缝制的五彩香包,是亲手包的粽子,是悬挂在门头上的艾草,也是一年盛夏的开端。而今,随着年岁渐长,端午成了一种回味,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怀。

艾草香如故

其实,中国人对于艾的喜爱,自古有之,从新芽萌发,到浓如碧玉,艾的绿带着天然的治愈力,焕发着勃勃生机。早在《诗经》中就有对艾的记载了:“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每逢端午忆屈原,《离骚》中便有:“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的诗句。宋代诗人陆游的诗词更是对艾情有独钟。《乙卯重五诗》云,“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浣溪沙·端午偶记》也提到:“岁岁今朝艾草香,家家笑语酒传觞。记伊寒粽碧纱窗,五彩

新丝纤手绕,翠绕箬叶浴兰芳,常教梦里思情长。”

关于艾的由来,还有一段传说。相传武王身边有一名医叫萧艾,一天他泻痢多日后病倒帐中,为了医治病情危急的将士,他带病出诊,却不小心被驱蚊的野草火堆绊了一跤,被火烧伤。在他给将士们诊治时,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病痊愈了。于是,他突然奇想,用无名野草点火烧灼病患身体相应部位,凡是被烧过的将士们病情都有了好转。武王大赞萧艾,萧艾不敢居功,答曰:“此乃野草之功。”武王

李晨

宣告全军:“野草本无名,从今以萧艾、艾蒿之名命之。”

艾草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小小一株草,其实全身都是宝。长在土里是花草,遇见病来是良药,端上菜去是佳肴,《得配本草》中记载:“煎服宜鲜,炙火宜陈。”鲜艾入膳,陈艾入药。上溯先秦,下迄至今;上至皇室公卿,下至黎民百姓,以艾制作的美食历史悠久。《辽史》和《契丹国志》记载,辽君端午大宴时专门制作的“艾糕”。《金瓶梅词话》中提及用艾和糯米粉制作的“艾窝窝”。我国也有很多地区用艾草制作艾青团、艾糍、艾叶茶、艾草面、艾叶饺子等等,艾变成了夏日里的清心美食。

艾草青青,悠悠我心。艾草香会触发潜在游子内心深处那股浓浓的乡情,艾草也将游子们缕缕“乡愁”化为眷眷“乡恋”。

其实,薪火相传的艾草文化已深深融入我国传统文化民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驿站。《诗经》里把保养成为“保艾”,《史记》里把太平叫“艾安”。曾经我们说一种植物可以改变历史,但是一种植物贯穿历史,给世世代代,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上,都带来安全感的,我想只有艾了。古语有言:“艾有参之功,参无艾之德。”艾草的德行在于民生,民生不息才能颐养民命。人生在世,最大的福祉便是健康常乐,平安顺遂。艾草以娇小身躯,数度救民于疾苦,造福于众生,以艾传艾,爱满人间!

天涯诗海

在心中种一块田野

孙鸿斐

且把一段时光剪碎
在端午节的晚上
铺在汨罗江里
当午夜的风吹醒昏睡的芦苇时
它会与江水奔跑起来
追逐远方的梦想

且把几片粽叶
包裹着一段青春的记忆
也包裹着历史沉重的叹息

在粽叶剥开那一刻
吃着粽子的人,知道屈原今在何处
赛着龙舟的人,明了诗人今在何方

每当,端午节来临之际
我左手就嗅到路漫漫兮的味道
右手就情不自禁地上下求索
笔端丈量不到诗的深度
就像冬日玻璃上消失不的水雾
抹不掉青涩的印痕

我知道,不管用怎样的方式

也无法抚平那一段伤痕
唯有,在心中种一块田野
长满艾草、粽叶以及孩子们嘴里甜蜜的果实
源源不断、生生不息
让有粽香的地方
诗歌和理想蓬勃生长

端午,一枚三角粽

崔鹤同

端午,一双巧手,阳光金色的
丝线,缠绕碧青的粽叶
炊烟袅袅,一圈圈馨香在空中弥漫

返乡的人,摇摇晃晃,
像喝醉了雄黄酒
小河碧波粼粼,紫燕翩飞,
戴红头巾的姑娘,笑声打湿了
半河水

菖蒲如剑,艾草插在门楣
村庄显得更加端庄,秀美
一只黄犬站在院前眺望
顶着红冠的雄鸡,高视阔步
引颈高歌

童年,苦楝树,茅屋
祖母矮小的身影,一声声
呼唤着我的乳名。端午,
一枚碧青的三角粽,
裹着亲情、祝愿和
沉甸甸的思念

美食随笔

海南人过端午

蒙乐生

端午这天是一年中草药性最强的一天,端午日遍地皆药。端午期间,海南不少地方有采草药煮草药水沐浴的习俗。《岁时广记》卷二十二“采草药”引《荆楚岁时记》佚文:“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草药在沐浴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艾”,又名艾蒿,其茎、叶含有挥发性芳香油,产生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菖蒲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醒脑、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有关艾草可以驱邪的传说已经流传很久,主要是它具备医药的功能而来。

端午节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传统的说法是可驱避毒虫。具体做法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既借雄黄以驱毒,又借猛虎以镇邪。亦可涂抹他处,用意一致。古人有说:“端午,饮雄黄酒,用涂小儿额及两手、足心,……谓可却病延年。”

五色丝线象征五方五行的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物。五彩丝线源于古代南方人的文身之遗俗,端午以五色丝线系臂传到后世,发展成命缕、长命锁、香包等许多种漂亮饰物,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术品。

光阴故事

儿时“打龙舟”

刘诗敏

五月五,又是一年端午节。每逢这时,我总会想起南宋诗人许文通在他的《端阳采撷》里写下的那句:“玉粽袭香千舸竞,艾叶黄酒可驱邪。”诗里的艾叶总会勾起我记忆里关于“打龙舟”的美好回忆。

儿时的端午总离不开打龙舟。老家过端午没有包粽子的习俗,但“打龙舟”肯定少不了。而且和除夕、中秋不一样的,是我们那里的端午过的是中午,吃过中午饭便开始热闹的打龙舟。

端午那天,爷爷和阿爸就会早早去圩上买菜,买回来的菜里总少不了猪肉、苦瓜和木耳,还有一瓶大雪碧。苦瓜炒肉、凉拌木耳、白切鸡这些都是阿爸的拿手好菜。奶奶天还没亮就已经杀好鸡,等着爷爷他们买猪肉回来煮熟拿去拜神。而我和弟弟就成了全家最闲的那两个,开心地坐在电视机前,完全把即将到来“恐怖”的打龙舟抛诸脑后。

奶奶拜完神回来,爷爷和阿爸就开始着手准备中午那顿丰盛的端午大餐。奶奶则会趁着这段时间去山上摘艾叶、折艾叶条,那长长的艾叶条便是打龙舟的“武器”。

所谓打龙舟,就是奶奶要用她从山里折回来的最粗的那根艾条,把我们从头到脚打一遍,一边打,一边在嘴里念叨着:打龙舟,打掉身上的脏东西、坏东西,都流到五洋大海去。

是的,打龙舟“打”的不是龙舟,而是人。小时候的端午,我和弟弟总免不了奶奶的一顿“毒打”。每

逢这时,阿爸就会在边上笑着看我和弟弟“挨打”,一边笑,一边嘴里说着小时候他也是这样被“打”过来的,满脸都是看戏的得意。

奶奶打龙舟下手可不轻,那艾叶条可是鞭鞭到肉,她总说我和弟弟不听话,打重一点以后才会乖。

一开始我还在心里埋怨奶奶怎么下手那么重,就不能装装样子轻轻打一下吗?后来,爷爷看出我心里不痛快,偷偷拉我到一旁说:“丫头,你奶奶可不是故意打疼你的,这端午打龙舟就是要打重手才好,这样你身上的所有的脏东西和大病小病才会通通被打掉,你才能快点长大啦!”原来,这鞭鞭到肉的打龙舟里,竟藏着奶奶希望我无病无痛的良苦用心。

上初中后,奶奶不再给我打龙舟了,但还是会煮艾叶水给我洗澡。她说:“你这丫头长大了,就不用再打龙舟了。”但我还是会缠着她给我打龙舟,奶奶拿我没办法,只好拿着艾叶条在我手脚两处打上几下。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今年端午回了一趟老家。车开在铺满水泥的大路上,看着以前的瓦砖屋都变成了一栋栋漂亮的小洋楼,不禁感慨现在的生活真的越来越好了,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

当我以为打龙舟的习俗已经随着时代走远之际,忽然发现好几家院子门前都在打龙舟。看着老人们拿着艾叶条往小孩身上打去时,我不仅泪眼婆娑,往日的回忆瞬间融上心头。

闲庭信步

端午随感

耿艳菊

从前在家乡的端午,家家包糖包,也就是糖三角。糖多是红糖,在碗中拌些面备用。发一盆发面,和蒸馒头的程序一样,只不过要将揉好的馒头擀成片,裹上拌好的红糖,捏成三个角。

在整日吃馒头的素朴日子里,蒸一锅端午糖包也是大人孩子都期盼的事。那时,虽然田中麦子已收,仍然活计很多,要忙着播撒秋天的种子,像花生在麦收前早早种下了,长出了苗,但由于长久不下雨,还得忙着浇灌。饶是如此,很多人家也会抽出时间把新麦磨成面粉,去集市称一斤红糖,在灿烂的霞光里隆重地蒸一锅糖包。这时,依依炊烟,牛羊归圈,孩子们胡同里玩耍,从田间归来的劳作的大人笑咪咪。

很美的一幅端午图景,世事翻过多少座岁月的山头,于那些孤寂幽微的时刻安慰着人心的正是这些素朴的光景和简单生活里那份隆重的人对世人的热爱之心。是这般的风貌和认真,哪怕泥土垒砌的农家小院,也要体面清爽,边边角角长满植物,盛开着明丽花朵,弥漫着草木清香;哪怕只有粗布衣裳,也要打理得洁净整齐。

老一辈的人在端午节还要给儿孙们一针一线缝五颜六色的香荷包,不但蕴藏着老人的美好祝福,还驱蚊防虫。手巧的老人做的香荷包像艺术品一样精美,日常生活里的花卉,各种小动物,活灵活现,精巧得很。

有一年,大城市里的人来到我们乡下过端午,得到了老人赠送的

有意思的是端午节家家户户吃“煎堆”,是用面粉、米粉或番薯粉和其他配料调成糊状煎成。相传古时闽南一带在端午节前阴雨连绵不断,民间说天公穿了洞,要“补天”。端午节吃了“煎堆”后雨便停了。海南人是闽南移民,这种饮食习惯由此而来。

以前,端午节满街都有大大小小的“煎堆”出卖,有的是临街支锅,边煎边卖,香气四溢。有意思的是,小的“煎堆”是用竹蔑串起来让顾客提走,仿佛是大和尚的佛珠。大“煎堆”太大,无法串着,所以买的人要双手捧着走,或者用箩筐装着挑回家去。

认识水,源于河,品于井。

河,不宽。水,不急。夏天一到,一条游泳的鱼,便把阳光,搅成一簇闪亮的花儿。一块平整的石头,承受生命的击打。母亲手中,拎着干净的日子。

井,不深。水,不浅。一条井绳,系紧岁月的辛劳。一根扁担,摆动生活的重量。井与家之间,一条小路,洒满季节的种子。父亲,年复一年,滋润一家老小饥渴的眼神。

直到有一天,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激荡的呐喊,才悟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从此,我的脉搏,总是惊涛拍岸!

白俊华

这个清晨

一声鸟鸣唤醒阳光。此时,一个人,正在梦中与我隔江相望,并谈论一些历史的话题。

母亲来到山坡,裤腿沾满露珠。她只晓得,端午清晨的艾草,能祛除人间百病。所以,必须赶在炊烟与白云约会的间隙,采回爱和温暖。

此时,父亲已经坐在屋檐下,回望一遍村庄的过往。

母亲不懂《天问》,父亲不解《离骚》。但艾和粽,是这个清晨必不可少的内容。就像灶膛之上,水与火,从古争到今,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或许,秘密隐于我的脚下。当我刚刚睁开眼睛,一句话,顺势出口。

舟,行于目光之内。

我,伫于时间之外。

不由得让人联想起过日子,也极像了包粽子,说起来容易,其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细节要注意,米粒之间要融合在一起,要把粽子包得美观,要把日子打理得漂亮,人不被日子牵着走,都需要耐心,用心,需要智慧。

如今觉得,糖包也好,香荷包也好,粽子也好,都是一节节日的形式,关键是得把日子过得有味道。